



# 大丈夫

中华  
文化  
研究  
小  
丛  
书

高专诚  
著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漓江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高专诚 著

# 大丈夫子孟子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丈夫孟子 / 高专诚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6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ISBN 978-7-5407-8071-5

I . ①大… II . ①高… III . ①孟轲 ( 约前372—前289 ) —人物研究 IV . ① 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90200号

DAZHANGFU MENGZI

**大丈夫孟子**

高专诚 著

责任编辑: 张 谦  
谢青芸

封面设计: 星 星

责任监印: 杨 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1117)

开本: 660 mm × 950 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28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80584262)

## 自序

中国古代之真学者皆不走时运，不得志。

儒家以入世为己任，然祖师爷孔子开局不利，二祖孟子愈加恓惶。

面对如此窘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以大丈夫精神应对之。

此二者，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左右知识阶层两千余年。

余年少轻狂，读《孟子》时，对“大丈夫”多有不屑，颇为认可世俗层面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幸五十天命，渐识人生几何，方知大丈夫不可不做，孟圣人不可不赞。

学妹张谦，名校中文科班出身，远离大城市之喧嚣，不狂不狷，于漓江之畔潜心编校。其所主持之“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既纳余之《凡人孔子》，又约《大丈夫孟子》，令余何其幸也！

不意俗务繁杂，无暇启笔。盘桓期年，一字未得。岁末年初，仕途跌宕，乃悟大丈夫精神之可贵。遂倚马兴笔，草成此册。

仓促之际，陋见自多，盼方家指正。

是为序。

高专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 目 录

- 1   自序
- 1   绪说 孟子：顶天立地大丈夫
  - 1   一、成长经历影响命运
  - 7   二、大丈夫精神的思想背景
  - 10   三、何谓大丈夫
- 19   第一章 大丈夫精神的哲学诠释
  - 20   一、不动其心，浩然之气
  - 26   二、人有四端，怡养心志
  - 28   三、反求诸己，以德服人
  - 33   四、根本在身，反身而诚
  - 38   五、舍生取义，求其放心
  - 42   六、养其大体，成其大人
- 46   第二章 对君主的政治批判
  - 47   一、方向错误
  - 54   二、用人不当

- 57 三、上下失调  
63 四、穷兵黩武  
68 五、享乐无度
- 78 第三章 对时政和时人的批判  
79 一、批评从政者  
92 二、批评弟子
- 101 第四章 对百家思潮的批判  
101 一、夫子好辩  
105 二、批判农家思想  
113 三、批判杨墨思想  
119 四、批判名辩之家
- 124 第五章 上下关系格局下的大丈夫  
124 一、君臣之间,以礼相待  
129 二、上下之间,道义相交  
135 三、享受俸禄,有所作为
- 139 第六章 大丈夫的从政之道  
140 一、大丈夫以行道为己任  
142 二、大丈夫以从政为天职  
147 三、大丈夫求仕有尊严  
160 四、大丈夫不在意政治结局

## 绪说孟子：顶天立地大丈夫

### 一、成长经历影响命运

无论是圣哲之人，还是平庸之辈，其命运的升降无不与其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在了解孟子的成长经历之前，由不得让人重温孟子的著名论断。孟子断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

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sup>①</sup>。

孟子一生有伟才，有大志，却未能被当政者知用。对此，孟子周围的人之中，大有困惑不解者，也不乏冷嘲热讽者。

孟子本人的独特解释是，自古以来，大贤之人多有在困境中被举用的。言下之意，他自己的未被知用，也是暂时的。

古来的例证有：

大舜是在田野的劳作之中被尧帝看中的，《孟子》对此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记述。

傅说是商朝后期的贤人，传说武丁帝根据梦境的启示，在劳役的人群中发现了他，举用为相，商朝得以大治。（“版筑”是指古人筑墙的方法，以两木板相夹，中间填土夯实。）

胶鬲是商纣王之臣，生逢乱世，混迹于鱼盐贩子之中，周文王举用之，成为周国的重臣。

管夷吾即春秋时代的齐国人管仲，做过士师，即狱官。管仲因为得罪齐桓公，曾被囚禁，但齐桓公不计前嫌而任用之，最终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

孙叔敖是楚国贤士，隐居海滨，楚庄王举用之，长期担任令尹（相），使楚庄王称霸诸侯，声震天下。

百里奚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贤臣，在被秦穆公知用之前，曾经沦落在牲畜市场里打工。

根据上述史实，孟子坦言：“这就说明，如果上天要将重大的使命安排给什么人，一定要首先锻炼他的意志，劳烦他的筋骨，饿馁他的肉体，空乏他的身心，让他事事都不能如意。这就

---

① 《孟子·告子下》。

叫作动心忍性，劳动他的心志，造就他的忍耐力，增加他还缺乏的才能。”

“一个人经常犯点儿错误才能改进自己，心志受困、思虑受阻，才能有所造作、有所创新。显现在面色上，表达在声音里，才能让人明白。正好比是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没有制定法度的大臣和敢于违逆直谏的有识之士，国外也没有与之抗衡、不断制造祸患的国家，终究是要灭亡的。这就告诉人们，忧患导致生存，安乐导致死亡。”

此所谓天降大任、动心忍性的辩证观念，是孟子思想中最鼓舞人心的言论之一，也是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政治生活的座右铭。

确实，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有着一样的道理。心高志远的人只要不懈地奋发努力，就不必担心不会有收获，尽管这份收获有早有晚，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获得。

这也是一种情怀，一种大丈夫的豪情。

要想明了这份大丈夫豪情的来龙去脉，自然要从孟子本人的成长经历说起。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被后儒尊为“亚圣”，意思是仅次于圣人孔子的大思想家。

孟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地位崇高，但其生平记载却相对单薄。

司马迁《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这是历史上首次为孟子所写的传记，但在通行本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正面讲述孟子生平的部分，加上标点符号也不过 180 个字。

这样一来，要想了解孟子生平，不得不补充一些历史上的传

说故事,以及《孟子》书中间接透露出的信息。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在世时间已不可确知,一般认为大约是在公元前390—前306年之间,达到八十四岁的高寿,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罕见的。民间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的说法,七十三是孔子的寿数,八十四则是孟子的寿数,由此可见这两位圣人的影响力所在。

孟子的家乡邹国,春秋时期称邾国,后人称“小邾国”,至孟子时改称邹。

邹国是小国,与鲁国相邻,后来被鲁国吞并。邹国的旧址,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城。

鲁国曾有著名的“三桓”,即春秋初年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始称仲孙氏,后称孟孙氏,世代做鲁国的上卿。

据说,孟子就是孟孙氏的后人,所以,孟母去世后,孟子从齐国赶回,把母亲葬在了鲁国,明显是落叶归根之意。

孟子年幼时父亲亡故,幸好孟母见识非凡,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人。

历史上有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母为了给孟子找到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曾经多次迁居。成人后的孟子也特别强调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

孟子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孔子学说。孟子自己说,在他求学的时代,孔子过世已逾百年,想直接从孔门学到些什么,甚至从孔子的再传弟子那里学到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产生了思想分歧,孔学分为若干派别进行传播。孔子弟子大多生活在鲁国,而鲁国也有着孔学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于是，早期儒学得以在鲁国产生广泛影响。

孟子自称，他的学问是私下里向人学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孟子没有明言。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孟子的老师并不是杰出人物，二是孟子并没有过相对固定的老师。

对于孔学的诸多传人，孟子几乎都有了解，但他唯独对曾子（曾参）倍加尊崇，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继承了曾子的思想。后人就根据孟子的这种婉转陈述，认为孟子就学于子思的门人。

其实，根据孟子心高气傲的为人，他可能会夸大他所崇拜的某些人物的思想，但绝不会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他的学说确实来自子思，孟子是不会不大加宣扬这一事实的。可是，孟子只是推崇子思的人格和思想，这就说明，孟子只想凭借子思的思想证明他的言行的正确性，并不想在实际的思想传承方面用子思做文章。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孟子也是积极的求仕者。

孟子时代，比之于孔子时代，政治上更加动荡，思想界也更加活跃。

当时的儒学不仅没有像西汉以后那样是统治阶层的正统思想，而且还时时潜藏着被其他更加实用的思想学说挤出思想主流的倾向。于是，孟子双管齐下，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抨击其他学说，比如墨子之学和杨朱之学，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各国诸侯采纳他的学说。

为此，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学说。

孟子的游仕范围不如孔子那么大，除了故乡邹国，就是邻近的齐国和魏国，间或也有宋国、滕国和曹国等。这些国家的君主

对他的态度都不错,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国时代有礼遇人才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则是孟子本人所具有的才学和名气。

但是,儒学从根本上不能适应战乱时代的需求,在孔子那里已经得到了证明。无论孟子本人如何坚信不疑,各国君主还是认为他的治国之道迂阔不经、中听不中用。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持方枘欲内(纳)圜凿,其能入乎?”<sup>①</sup>手持方柄,却要插入圆孔之中,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从事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所以,终其一生,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从未在任何一国得到过有实权的职位。

在齐国,孟子做过客卿,这个职位类似于现在的咨政或政治顾问,只能出谋划策,没有决策权,也没有行政执行权。

这一经历尽管很令人失望,但孟子并未因此改变他的原则。

有权有势者只能从外部压服人,而人的真正的力量却在于思想内部,在于强大的意志。

在孟子这里,越是外力强大,其内心越是坚强。

那些人之所以依靠世俗权力逞强,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是软弱的。

真正的强者,不是用外力强求人们不得不去做什么,而是以道德感召力吸引人们自主去做什么。

实实在在名垂千古之人,是仁者,而不是强者。

这样一来,所有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会集一处,反倒使孟子为自己定下了更崇高的目标,即专心致志地做一个儒家思想家,为万世树立起最崇高的道德榜样。

这就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

<sup>①</sup>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可见“方枘圆凿”当是那时候的熟语。

## 二、大丈夫精神的思想背景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首先想做一个政治家,所以,孟子的学说是定位在政治思想之上的。

孟子政治思想的主干是仁政。围绕着仁政的推行,孟子展开了他的全部思想。

孟子之所以认定仁政是天下政治的唯一正道,从人自身来说是基于人性的本善,从外部因素来说则有上古和近古历代圣王的事迹,以及他认为的由于没有推行仁政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要推行仁政,当权者必须首先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要求,为此,孟子又不断强调他的由修身达到平治天下的理想途径。

平治天下当然不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孟子也提出过一些实施仁政的具体方法,比如土地制度、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用人之道等等。

孟子政治思想的总趋向还是要用道德统帅政治。

当然,在劝说当政者增进修养、改变思想的同时,孟子自己也在着力培养合格的政治人才,这就是孟子的教育事业。

虽然因为孟子思想的孤傲和过激,孟子弟弟没有取得像孔子弟子那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孟子提出他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方针。

孟子弟弟众多。在孟子周游求仕的岁月里,最高潮时达到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sup>①</sup>，有几十辆车子追随在后，弟子达数百人之多，这是连孔子在世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孟子》之中，留有名字的就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克、陈臻、公都子、充虞、高子、陈代、彭更、北宫、匡章、徐辟、咸丘蒙、桃应、屋庐子等十几人。这些留有名姓的弟子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孔子弟子，但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与孔子弟子一样，孟子弟子也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当时的各个国家。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他们所关切的社会和思想问题也各不同。有热衷于求仕做官的，也有醉心于思想学术的。在与孟子的思想交流中，有关心时政的，有关心历史的，也有关心哲学的。总体上讲，与当年的孔门一样，孟门的形成和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孟子与弟子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的作用。

没有孟子，就没有孟子弟子，反之亦然。

不过，《孟子》中的孟子弟子与《论语》中的孔子弟子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及，而且在思想水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子》中的孟子弟子很少有他们独立的思想表述。尽管他们向孟子请教的一些问题相当有深度，但却很少能与孟子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在孟子与弟子的相互讨论中，孟子弟子的表现也并不突出。

这一现象可能与《孟子》的成书方式有关。《孟子》主要是

---

① 《孟子·滕文公下》。

记述孟子的思想，并经过了孟子本人审阅。

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大放异彩，形成早期儒学的一次新的思想高潮。

孟子去世后，战国中后期的儒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潮。这可能与当时的天下政治重心逐渐向西方强大的秦国发生转移的事实有关，但孟子弟子集体影响力的平庸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

孟子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这一点也与孔子相同。

当然，孟子也并不服输，他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失意思考出了种种原因和对策，其中主要是他的天命论，以及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强调。

在孟子看来，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有规律和规则的，并进而断言圣人和王者的出现也是有固定不变的时间上的间隔的。

具体到每一位安定天下的王者的出现，孟子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当代帝王的任用和举荐，一是符合天命的要求。

孟子所谓的天命，总体上与孔子的观点相一致，是指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时势的趋向和要求。所谓时势，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比如说王朝的更替，既需要有合乎道德规范的王者的出现，也要有在位帝王的暴虐无道。

在孟子时代，因为缺少能够整合天下的贤明的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举荐继承人的问题。天下政治虽然混乱不堪，但还没有到天下人不能忍受，进而显现出明显的人心所向的程度。所以，孟子怀才不遇，没有机会改变天下政治的方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孟子虽然发出了很多不乏幽默或讥

讽的尖锐批判,但从根本上讲,孟子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儒家思想还没有到占据思想主流的地步。

既然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儒家思想无法取代更为流行的其他思想派别的各显其能,孟子索性就将自己的从政标准确定在非常崇高的位置上。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孟子更是利用自己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和地位,与世俗当权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在这种较量中,孟子不仅要求统治者给予儒士实际的政治权力,还要求当政者对于所任用的儒士表现出足够的谦恭态度。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孟子利用他的过人才智,从各方面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强调了士人无可比拟的尊荣,尽情表现了知识阶层的优越感。

如果说孔子在社会分工思想的指导下明确了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那么,孟子对知识阶层的做人做事所提出的高标准要求,则最终完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知识阶层的定型。

在儒学史上,孟子的地位虽然不及孔子,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严格来说,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实际建立者。

孟学在宋明理学以后的时代备受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推崇,甚至超过了孔学的影响,就是因为孟学具有更强烈的唯心倾向。

这种唯心的倾向,就是更强调人的内在自觉性和意志力,简言之就是“大丈夫”精神。

### 三、何谓大丈夫

在春秋战国时代,“丈夫”一词的使用很流行,通指男性,更